


一战与中国

一战百年会议论文集


魏格林 朱嘉明 主编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一战与中国

一战百年会议论文集

魏格林 朱嘉明 主编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战与中国：一战百年会议论文集 / 魏格林, 朱嘉明 主编.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060-8797-1

I. ①—… II. ①魏… ②朱… III.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文集 ②中国历史—近现代—文集
IV. ①K143-53 ②K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3501 号

一战与中国：一战百年会议论文集

(YIZHAN YU ZHONGGUO: YIZHAN BAINIAN HUIYI LUNWENJI)

主 编：魏格林 朱嘉明

责任编辑：郭 国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开 本：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37

字 数：476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8797-1

定 价：56.00 元

发行电话：(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4258029

欧洲各国关于一战的叙事、记忆和争议

魏格林*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讨论在 2014 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全世界各地的出版社，出版了数不清的相关著作。欧洲各国成立纪念一战 100 周年顾问委员会，为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做准备。最引人注目的著作是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梦游者》^①，原因在于其内在的政治见解。克拉克在他的书里对德国是一战的发源地和罪魁祸首这一曾经被公认的事实给予了不是绝对的认定，而是有所相对化，甚至于，他否定了 1919 年《凡尔赛条约》第 231 条给德国在一战中所做的定位。同时，他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当时的处境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使得德国读者感到很意外，有的欢迎，有的存疑。但不管怎么样，这本书在德国的销量高达每周 2 万本，全欧洲都在看这本书，全欧洲都在讨论这本书。但如果仔细看克拉克的书，就会发现它的 800 多页只写了战争的开端，没有写战争的全部。它的着重点在于叙述

* 魏格林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历史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

①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梦游者——1914 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原版为：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London: Harper, 2012.

欧洲战前的局面以及欧洲所谓 1914 年的“7 月危机”，即 6 月 28 日斐迪南大公遇刺案发生后所采取的避免战争和发动战争的措施，以及最后走向战争的前前后后。广大读者对这本书的兴趣当然出于作者对大量的历史资料的掌握，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他的叙述方式。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一般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也觉得看起来非常有意思。不过，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另外一个，那就是这本书内在的政治含义。所有的读者，不管是反对者还是赞同者，都会感觉到，克拉克所描写的局面跟欧洲当前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欧洲的读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德国在欧洲扮演什么角色？而德国应该在欧洲扮演什么角色？欧洲在希腊危机还没有到顶点之前已经通过纪念一战在探讨这个问题。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最近也提到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希腊的政策是建立在她对克拉克这本书的理解的基础之上。意大利有评论家说一战是德国第一次给欧洲带来大灾难，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德国又强起来了，而又有可能通过其希腊政策第三次给欧洲带来灾难。^①可见，各国读者对克拉克的书的反应以及各国所进行的纪念活动都是有关一战话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英国共识：现代史上最大的一个错误

2014 年剑桥大学从历史系教授中选拔一位皇家历史教授。选拔是通过投票进行的，结果跟 2009 年一样，又是一位德国史专家。但这一次的专家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就是《梦游者》这本全欧洲正在讨论的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②应该说，这本书能够在原来跟德国打过两次大战的英

① <http://www.welt.de/geschichte/article124427367/Wie-sich-Frankreich-des-Ersten-Weltkriegs-bedient.html>,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② Patrick Bahners: *Ein Ritter mit Fremdsprachenkenntnis*. Hurratrioten und Europäer: Weshalb England den Historiker Christopher Clark ehr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Nr. 140, 2015. 6. 20, p. 12.

国出现并且受到这样的重视与承认，是剑桥大学在很不利的政治经济条件之下依然坚持它的学术传统而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影响的一个表现，令人钦佩。据说，2015年英国又要给克拉克增加荣誉。英国国王要晋封他为骑士。^①这是英国能够没有约束地讨论一战，接纳克拉克直接冲击有关一战主流思想的书的一个很突出的表现。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很例外的现象。但仔细分析英国有关一战的公开讨论，就会发现，除了上面提到的学术自由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就是英国人在对一战进行评价之后所达到的社会共识。阿德李安·古格里（Adrian Gregory）这样总结英国人所达到的共识：“通过一个很缓慢的、迟缓的过程，英国人终于否定了这一次战争。并且他们今天还在否定它。民间几乎一致地持这种否定立场。大家认为这场战争是愚蠢的，是悲剧性的，是没有意义的。”^②这个态度肯定是克拉克在英国可以得到承认的一个有利条件。但也并不是说，他的书在英国没有遭到批判，特别是研究军队史的历史学家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觉得如果减少德国的责任，主张欧洲所有参战国都得面对战争责任，势必会损害英国军队的英雄历史。他们希望能够加强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不要过分突出英国在一战的责任。但也有人认为这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宣传二战来达到。古格里说：“有关一战的记忆是有关二战记忆的对立面。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反面物来对待，那么就更有可能来神化二战。”^③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经在他有关一战的书中写道，一战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个错误。^④ 英国是一战的胜利者之一，在战场上失去自己生

① Patrick Bahners: *Ein Ritter mit Fremdsprachenkenntnis*. Hurrapatrioten und Europäer: Weshalb England den Historiker Christopher Clark ehr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Nr. 140, 2015. 6. 20, p. 12.

② Adrian Gregory: *The Last Great War. British Societ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Introduction.

③ 同上。

④ 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命的人，从人口的百分比看，没有比法国少。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对一战持有这样批评的态度，很难做得到。

法国纪念碑：“记忆的环球”

2014年11月11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和德国国防部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参加了所谓“记忆的环球”纪念碑的开幕式。这个纪念碑位于法国北部，它纪念的是在这个地区580000名阵亡士兵。这些士兵来自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刻在石头上的名字，没有按国籍来分，而是按拉丁字母的顺序排列。这是全世界拥有最多人名的纪念碑，^①它的目的在于超越国籍，超越民族主义和历史的对立，承认战争对所有参加者——无论胜利者，还是战败者，都是一场灾难。因此，在开幕式上，各国中学生做了一些士兵的遭遇以及他们的家庭情况报告。组织者试图通过这样的活动，把有关战争的记忆去民族主义化，突出个人的遭遇，缓和记忆上还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这是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历史意识演变的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冷战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结束，大家都希望能够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矛盾通过互相原谅的方式达成一种新的和解。因为这个和解符合欧盟统一的目标，所以欧洲各国领导层积极支持上述活动。不过，不完全赞成欧盟进一步发展的国家，则并不积极参与这样的活动。据说，英国政府起初不同意出资支持建立“记忆的环球”。直到女王表态，政府才同意提供一部分经费。但是，最终政府首脑也未出席开幕式。^②

即使法国有这样的纪念碑，也不能说明大家都接受其背后的想法。因此，法国总统参加“记忆的环球”开幕式之前的那个上午，在巴黎凯旋门

^① <http://www.dw.com/de/denkmal-zum-ersten-weltkrieg-in-frankreich-eingeweiht/a-18057162>, 2015年7月22日。

^②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der-erste-weltkrieg/gedenken-an-ersten-weltkrieg-ein-mahnmal-fuer-alle-gefallenen-13260375.html>, 2015年7月22日。

举行了一年一度庆祝法国一战胜利的传统纪念仪式。德国国防部部长没有参加。一战是法国的胜利战争，因集体记忆舍不得这个胜利，所以有人不支持像“记忆的环球”那样的纪念形式。

知识界对将一战的德国罪责进行相对化处理也有不同看法。比如，对克拉克的书众说纷纭。有的认可克拉克所呈现的大量历史资料，但还是强调德国是一战罪魁祸首，批评克拉克过分偏袒德国。^①在老百姓当中有关一战的记忆也不完全符合纪念碑的意图。退伍军人协会的一些成员不接受政府这样的举动。一个老兵说：“我父亲曾在这里参战 11 个月。我怎么能来此纪念他？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一种背叛。当然德法友谊是重要的……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忘记所有当时牺牲自己生命的人。”^②这些话是 2008 年说的。当时的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提出把纪念一战结束的 11 月 11 日改称纪念德法友谊的一个节日。他的建议一直没有得到实现，但是从 2012 年开始，法国法律上规定 11 月 11 日为纪念法国一切战争死亡者的节日，不仅仅是纪念一战阵亡士兵的节日了。^③

法国为纪念一战做了大量准备，从 2014 年开始一直到 2018 年战争结束 100 周年都有大量活动安排。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奥芬斯塔特 (Nicolas Offenstadt) 是一战 100 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委员。他认为法国还是离不开历来对“伟大战争”的叙述。这个叙述的特点在于过分强调爱国主义，把战争的苦难作为叙述重点，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欧洲需要和

① <http://www.welt.de/geschichte/article124427367/Wie-sich-Frankreich-des-Ersten-Weltkriegs-bedient.html>, 2015 年 7 月 22 日；http://www.lemonde.fr/livres/article/2013/09/26/reinventer-la-grande-guerre_3485282_3260.html, 2015 年 7 月 22 日；http://www.lemonde.fr/livres/article/2013/09/26/14-avant-14_3485283_3260.html#1GgYKa21BQPtX60R.99,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② http://www.deutschlandfunk.de/frankreich-und-der-11-november.795.de.html?dram:article_id=118416,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③ http://www.lemonde.fr/livres/article/2013/09/26/remi-dalisson-l-histoire-du-11-novembre-continue_3485284_3260.html#CoESrL1tfoSkmviK.99, 2015 年 7 月 22 日。

平，再也不要打仗。^① 他同时指出，欧洲其他国家，有的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记忆政治，再也不将一战回忆作为宣扬民族神话的主要由头。很多国家提倡多元叙事，容许从各个层面理解战争的复杂局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提醒大家，不要重复一战的错误。^② 在他 2010 年出版的有关法国记忆政治^③ 的书中，他分析说，法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一战不在乎，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庞大和苦难的历史事实引起了对一战经验的忘却”^④。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如果注意到各个地方对一战的记忆政治，所设立的纪念碑等，就会发现，一战从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对象和法国人集体认同感的一个组成部分。几乎每一个家庭的历史跟一战的历史都紧密相连，所以有必要把一战的遭遇纳入到家庭史里面去。很多一战的战场到现在为止依然留有战争的痕迹，因此有必要把战争的历史跟地方史联系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一战对于法国来说是一个胜利的历史，它是法国军队的一个里程碑，所以一战历史应该写成军队史。也就是说，即使法国再想强调超越民族国家来回忆一战历史，但是它的军队、地方政府和社会舆论还是坚持它历来的民族神话。^⑤

法国史学界就类似的记忆政治持批评态度。因此，2014 年出版的有关一战的书籍特别强调士兵的视角、个人与家庭的遭遇以及知识分子作为战

① <http://www.welt.de/geschichte/article124427367/Wie-sich-Frankreich-des-Ersten-Weltkriegs-bedient.html>,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② <http://www.welt.de/geschichte/article124427367/Wie-sich-Frankreich-des-Ersten-Weltkriegs-bedient.html>,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③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 Claudio Fogu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Nicolas Offenstadt: *14 - 18. Aujourd' hui. La Grande Guerre dans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Paris: Odile Jacobs, 2010, p. 2.

⑤ 同上。

争参与者的反映。^①同时不少学者也在分析法国的记忆政治，强烈要求就关于怎样回忆战争的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②

德国的学术争论：战争责任

在这场纪念活动中，德国人有些尴尬，所以政府没有安排很多纪念活动。加之，在德国的集体记忆中显然二战居首位。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德国人对一战的历史好像没特别注意。跟法国、比利时来比，一战虽然对德国人也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但这个战争的主要战场不在德国，没有像在法国、比利时留下这么多痕迹。同时，由于《凡尔赛条约》对后来德国的发展比战争本身还重要，所以一战是德国 20 世纪苦难历史的开端，但不是其最主要的阶段。^③虽然如此，跟法国等很多参战国一样，德国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纪念一战阵亡士兵的纪念碑，并且德国历史学界也没有完全忘记一战的重要性。

德国史学界 20 世纪 60 年代第一次很激烈地讨论一战问题。当时讨论的重点是所谓战争罪责的问题。西德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在他 1961 年出版的《德国有做世界强国的意图》^④一书中，承认

① Stéphane Audouin-Rouzeau: *Quelle histoire. Un récit de filiation (1914–2014)*. Paris: EHESS/Gallimard/Seuil, 2015; Nicolas Mariot: *Tous unis dans la tranchée? 1914–1918, les intellectuels à l'encontre du peuple*. Paris: Seuil, 2014; Benjamin Gilles: *Lectures de poilus. 1914–1918*. Paris: Edition Autrement, 2013.

② Rémi Dalisson: *Les Guerres et la Mémoire*. Paris: CNRS éditions, 2013; Rémi Dalisson: *11 novembre. Du souvenir à la mémoire*. Paris: Armand Collin, 2013.

③ <http://www.dw.com/de/der-erste-weltkrieg-in-deutschland-vergessen/a-17457890>,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④ Fritz Fischer: *Deutschlands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8*. Düsseldorf: Droste, 2013. (第一版: 1961 年, 修订版: 1964。)

德国要单独担负起一战爆发的责任，说：“德国当时确实希望奥地利跟塞尔维亚打起来。她不仅仅有这样的愿望，同时也积极包庇奥地利，最后，因为她相信自己军事上的优势，所以有意识地跟法国、俄国发生冲突。这说明，当时德意志帝国的领导者对全面战争的爆发负有最大的责任。”^① 费舍尔的这个说法被当时大部分读者理解为德国负有全部责任。因此就引起了德国史学界，甚至于全欧洲史学界一场 20 年不停的争论。费舍尔当时提出的观点跟二战后德国历史学界的共识完全相反。以格哈特·瑞特（Gerhard Ritter）为代表的德国史学界当时认为一战的爆发是悲惨的结果，绝不能要求德国单独担负起责任。一战与二战从领导阶层的策略设想来讲没有连续性，但费舍尔的根据很多，其中最起作用的是战前德国总理的所谓“9 月计划”和德国在以上提到的“7 月危机”中的表现。今天大部分德国史学家承认费舍尔的贡献。2003 年德国著名历史学教授尤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指出有关一战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支持费舍尔的观点，但是今天的史学界不再对费舍尔提出的问题感兴趣了。德国对战争的罪责问题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再也不能引起有关德国 20 世纪历史研究的注意。^② 可以看出，连尤尔根·科卡都没预测到像克拉克的《梦游者》这样的书会重新提出德国对一战爆发的罪责问题，他更没有料到这个问题是 2014 年全欧盟都在讨论的一个焦点。

克拉克的书在德国一上市，马上就引起了媒体注意。接着，德国政界、知识界就开始讨论，并且跟以上所提到的尤尔根·科卡的预测正相反，讨论

① Fritz Fischer: *Deutschlands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8.* Düsseldorf: Droste, 2013. (第一版: 1961 年, 修订版: 1964.) 另参见 <http://de.wikipedia.org/wiki/Fischer-Kontroverse>,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② Jürgen Kocka: *Entfernung und Einsicht. Weltkriegsforschung im Wandel.* In: AKM Newsletter, Jg. 8 (2004), Nr. 1, pp. 7-11, 电子版为: http://portal.akmilitaergeschichte.de/sites/akm/nlarchiv/NL_22.pdf, 2015 年 7 月 22 日。

的焦点就是德国的罪责问题。德国驻法国、美国、英国等大使馆都组织了跟克拉克的会谈，请当地著名人士跟克拉克讨论他的著作的主要观点。^①同时德国史学界也开始提出自己的观点。其中，最有地位和权威的历史学家对克拉克的“修正主义历史观”^②批评得最为激烈。他们把克拉克的观点跟德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讨论结合在一起指出，如果回到当时的观点就会引起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③德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界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在想办法遏止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再发生。因此，德国史学界的老一辈对克拉克的书反应特别激烈。

非常有趣的是，对德国与奥匈帝国的战争责任进行相对化处理不是德国人首先提出来的。实际上它是 1919 年参加《凡尔赛条约》谈判的英国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1863—1945）首先提出来的。他在 90 多年前就认为一战爆发不是由德国一个国家引起的，实际上是全欧洲“滑入”了战争。^④除了他之外，还有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南非总理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Jan Christian Smuts, 1870—1950）、英国在凡尔赛会议上的代表凌瀚

① 有关克拉克在德国驻英国大使馆见：<http://www.spiegel.de/karriere/ausland/erster-weltkrieg-peter-littger-ueber-das-deutsch-englische-gedenken-a-945005.html>；德国驻法国大使馆见：<http://www.welt.de/geschichte/article124427367/Wie-sich-Frankreich-des-Ersten-Weltkriegs-bedient.html>；德国驻美国大使馆见：http://www.germany.info/Vertretung/usa/de/newsletter/2014/09-Newsletter/DN_ _140915.html，2015 年 7 月 22 日。

② Patrick Bahners: *Geopolitischer Fatalismus überall*.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Nr. 222, 2014. 9. 24, p. N3.

③ 同上。

④ <http://www.zeit.de/2014/03/politisches-buch-erster-weltkrieg>，2015 年 7 月 22 日。参见德尔克·科尔比威特撰写，吴学丽编译：“德国学界：战争的罪责谁来承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7 月 28 日。<http://www.shekebao.com.cn/shekebao/2012skb/hwdt/u1ai7800.html>，2015 年 7 月 28 日。

桑^①等，都认为如果自己是德国代表的话，不会在这个条约上面签字。^② 德国议会最后以大多数接受《凡尔赛条约》，但强调指出不能接受条约的 227 至 231 条所包含的有关德国罪责的内容。^③ 加上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样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对条约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并且预测它会给欧洲带来很大的灾难。^④ 这就说明反对《凡尔赛条约》，对它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不能说只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不少有经验的外交人士、学者一直持这样的态度。虽然如此，德国最有权威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尔（Heinrich August Winkler）批评说克拉克的书只能引起德国人的共鸣，因为他强调一战前的欧洲国际关系本身包含一战最后爆发的原因，这样就减轻了德国人的责任。他还说：“谁看不到 1914 年前德国精英拒绝民主与一战爆发的内在联系，谁就会按传统习惯把《凡尔赛条约》当作后来灾难的开始。如果德国只对二战有罪责，而对一战没有，那么这就离从这儿到希特勒上台只是历史的一个事故的说法不远。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修正主义者’敢这样说，但所谓‘克拉克效果’为什么能够起作用，就是因为很多德国人都有肯定自己民族历史的愿望。”^⑤根据温克勒尔的观点，如果容许说德国对于一战只负有相对责任，那么，就有可能消灭德国二战结束以来一切反省的积极成果。因此，他对每一本最近在德语地区出版的有关一战的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的书都进行

① 凌翰桑曾在回忆录中提出他的看法。Harold Nicolson: *Peacemaking 1919*.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33.

② Hans Fenske: *Der Anfang vom Ende des alten Europa*. München: Olzog, 2013, pp. 103-104.

③ 同上, p. 105.

④ <http://www.nytimes.com/2002/12/01/books/we-ll-always-have-paris.html>,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⑤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Und erlöse uns von der Kriegsschuld*. In: DIE ZEIT N° 32/2014, 2014 年 8 月 20 日, 电子版: <http://www.zeit.de/2014/32/erster-weltkrieg-christopher-clark>, 2015 年 7 月 22 日。

了很严格的批评。连像柏林洪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赫弗里德·蒙克勒 (Herfried Muenkler) 这样在媒体上有影响的人士也成为温克勒尔批评的对象。他在 2013 年出版的《大战——世界的局面 1914 至 1918》^① 虽然表面上把一战作为世界战争来分析，但实际上是从德国作为一战中心的角度来写的。应该注意到，蒙克勒是一个政治学教授，他不属于德国历史学界。他写这本厚厚的书，主要是为了从一战的历史经验中学习怎么样避免犯导致战争的政治错误。因此，他很直接地提出德国在现在的欧洲国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他说：“德国威廉式社会跟当前联邦德国的一部分政治派别一样，都相当天真，不敢正视政治上的自相矛盾。当时跟现在一样，这些人把思想的纯粹、诚恳、好意当作采取正确的政治措施的一把钥匙。同时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从可能的结果着想。一战确实可以理解为一连串的错误判断、错误措施，幻想与出于善意的失误。”^② 蒙克勒认为德国分析一战的历史情况，一般来说，都是历史学家。而英国、美国正相反，大部分研究一战的学者都是以政治学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做分析的。他们对一战的兴趣就在于可以观察到一个国际关系的体制的运作，从中得出这个制度下一次发生冲突时，怎样通过了解它的内在规律去利用它的结论。^③ 如果这样看问题，就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让我们学到这么多东西。它是一本有关一切皆可质疑、皆可挑战的教科书。^④

以上所提到的当前德国政客的天真表现在哪儿？蒙克勒在接受德国《南方报》采访时很直接地回答说：“因为我们德国人历史上背负罪责，所以在外交政策上没有必要，也不容许我们参加。我们宁愿花钱解决欧洲边

① Herfried Münkler: *Der große Krieg. Die Welt 1914–1918*. Berlin: Rowohlt, 2013.

②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der-erste-weltkrieg/herfried-muenkler-ueber-den-ersten-weltkrieg-zeitraffer-eines-jahrhunderts-12766254.html>,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③ Herfried Münkler: *Der große Krieg. Die Welt 1914–1918*. Berlin: Rowohlt, 2013, p. 779.

④ 同上, p. 776.

缘地区的各种各样问题，而不去插手别国事务。”^① 这就是说，很多国外观察家赞扬德国的反省态度，现在成为欧洲一个不可忽略的难点，同时也提供一个新的机会：告别冲突，机会就在于积极参与统一欧洲、发展欧洲、强化欧洲。像蒙克勒这样的政治学家提出德国在欧洲现有的条件下一定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来参与很多到现在为止还是地方性的冲突的解决，但德国史学家，一部分政治人物与老百姓害怕迈出这一步。历史学界的老一辈代表了这种害怕情绪，因为他们认为德国 20 世纪的历史让人害怕德国精英阶层会再一次犯像一战、二战这样的错误。而蒙克勒恰恰认为如果德国不正视过去，克服犯罪感所引起的外交方面的无为态度，欧洲边缘地区的很多冲突是没法调和的，就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蒙克勒甚至说，正因为德国是一个有罪恶感的大国，所以欧洲其他国家才能够接受她的大国地位。她如果从一战的经验当中学会如何恰当地担负起这个责任，那将对欧洲和全世界的未来非常有利。^②

东欧的集体记忆：东西分裂

一般来说，东欧对一战的兴趣没有西欧那么大。同样，西欧历史学界对一战东欧战场的兴趣也不大。这种记忆的分裂使无论东欧还是西欧，对一战东欧战场都知之甚少。学者往往把这个现象叫做“被忘却的战线”^③。实际上，这个战线对整个战争起的作用非常大，甚至可以说，其残酷性超

① 根据温克勒尔在以上文章中引的话，见 <http://www.zeit.de/2014/32/erster-weltkrieg-christopher-clark>，2015 年 7 月 22 日。

② Herfried Münkler: *Macht in der Mitte. Die neuen Aufgaben Deutschlands in Europa*. Hamburg: Edition Körber-Stiftung, 2015.

③ 同上，p. 756.

过西方战场，死者数量也超过西方。^① 但因为东欧战场的局面以及一战在东欧的结果很复杂，所以对一战的回忆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东、西之分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东欧不同国家对一战的不同叙述是记忆分裂的另一个层面。可以说，东欧，包括东南欧，有三种不同情况。因为俄国十月革命跟一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沙俄帝国的崩溃也是跟一战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很多原来属于沙俄帝国的地区由于一战和沙俄帝国的崩溃，碰到了可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机会。^② 一战开始时，这些地区的男人参加的军队或者是沙俄帝国的，或者是奥匈帝国的。战争结束的时候，两个帝国不存在了，而他们一下子成了波兰、捷克、乌克兰等新建立国家的国民。因此，战争的开始没有像战争的结束那么重要。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一战的结束往往是这些国家过渡时期的开始，和平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这个过渡时期能不能以成功地建立民族国家为结束，是他们记忆当中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因此，有关一战的回忆是次要的。^③ 这是为什么这些国家有关一战的集体记忆跟俄国不一样。如果说俄国的一战经验产生了一种类型的记忆，那么原来属于沙俄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地区产生了第二种类型的记忆，而东南欧代表第三种类型的回忆。

乌克兰是第二种类型记忆的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一战开始时，乌克兰作为一个单独的政体还不存在。在今天的乌克兰地区当时的居民有一部分属于奥匈帝国，又有一部分属于沙俄帝国。而乌克兰现在所在

① Jay Winter: *Remembering War. The Great War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82.

② Krzysztof Ruchniewicz: *Der "Große Krieg" in Ostmitteleuropa*. In: Felix Hett, Reinhard Krumm (eds.): *Geteilte Erinnerung. Der 1. Weltkrieg in Mittel- und Osteuropa. Perspektive 2014*, pp. 6–8. 电子版为: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d-moe/10874.pdf>, 2015年7月22日, 也见: Herfried Münkler: *Der große Krieg. Die Welt 1914–1918*. Berlin: Rowohlt 2013, pp. 753–758.

③ Herfried Münkler: *Der große Krieg. Die Welt 1914–1918*. Berlin: Rowohlt 2013, p. 7.

的地区当时很快就成为一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到战争结束之时，乌克兰产生了一个要求国家独立的政治运动。从1917年至1921年连续打了四年内战，最后以失败结束。在这个过程当中，1918年1月12日乌克兰宣称独立，27日向德国和奥匈帝国要求单独谈判和平协议。因为德、奥想利用乌克兰来遏制十月革命的扩展，所以不仅仅在物资方面支持乌克兰，同时也派军队占领这个地区。不过，德、奥军队1918年年底就离开了乌克兰，使得当地政府没法维持。接着，1918年12月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没有成功。由于这个原因，乌克兰一战的经验是一个失败的经验。^①

东南欧第三种类型的记忆以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为例。它们是一战的胜利者，因此在一战和二战之间很重视对一战的纪念和参加一战的士兵的英雄塑造。^②后来因为属于以苏联为主导的记忆地区，所以降低了一战的重要性。此次纪念一战100周年是重新统一对一战的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机会，并且克拉克的《梦游者》是公开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对象。塞尔维亚对克拉克的观点批评最为激烈。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塞尔维亚当然是一战的一个战场，但是跟一战的爆发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大家都知道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大公遇刺案曾经发生在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奥匈帝国在暗杀发生之后提出了要对塞尔维亚进行紧密的检查。对此，塞尔维亚不合作。因此，奥匈帝国于7月23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政府在48小时内内容许奥匈帝国官员进行检查。这个对一战爆发特别重要的事件，最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塞尔维亚政府知道有

① Guido Hausmann: *Die Kultur der Niederlage*. Der erste Weltkrieg in der ukrainischen Erinnerung. http://www.gce.unisg.ch/~media/internet/content/dateien/instituteund-centers/gce/oe_2_4_2014_hausmann.pdf, 2015年7月22日。

② Krzysztof Ruchniewicz: *Der "Große Krieg" in Ostmitteleuropa*. In: Felix Hett, Reinhard Krumm (eds.): *Geteilte Erinnerung*. Der 1. Weltkrieg in Mittel-und Osteuropa. Perspektive 2014, p. 7. 电子版为: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d-moe/10874.pdf>, 2015年7月22日。